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瑞典东方学译丛

罗布泊探秘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王安洪 崔延虎 译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瑞典东方学译丛

罗布泊探秘

[瑞典]斯文·赫定 著
王安洪 崔延虎 译

LOP-NOR
BY SVEN HEDIN

STOCKHOLM
LITHOGRAPHIC INSTITUTE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SWEDISH ARMY

STOCKHOLM
KUNGL. BOKTRYCKERIET. P. A. NORSTEDT & SONER
1905

罗布泊探秘

[瑞典]斯文·赫定 著

王安洪 崔延虎 译

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电话:2825887 邮政编码:830001

印刷:新疆地矿彩印厂

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1/32 850×1168(mm)

印张:26.5

字数:660千

版次:1997年9月第1版

印次: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228-04300-6/K·498 定价:59.00元

世纪之谜

(代序)

杨 镰

1896 年对新疆探险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去年初夏差点儿在和阗河西岸沙漠“折戟沉沙”的瑞典青年斯文·赫定,自 1896 年 1 月开始扭转败局,丹丹乌里克、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喀拉墩……在塔克拉玛干腹地的这一系列惊人发现,一般被认为是已持续百年的“丝绸之路热”的发端。相比之下,他 1896 年初访罗布泊、结识罗布人,则不大为人所知。然而,作为中亚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名字与罗布泊,与楼兰古城是密不可分的。他曾 3 次到罗布荒原探险,1896 年、1900—1901 年^①、1934 年,时间跨度长达近 40 年,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探险生涯。罗布泊与楼兰问题是名副其实的“世纪之谜”。很难想象,没有斯文·赫定,对罗布泊与楼兰的研究将产生什么影响;更难想象的是,没有罗布泊,斯文·赫定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

—

第一个抵达罗布泊的欧洲近代探险家,是俄罗斯人普尔热瓦

① 这次探险始于 1899 年,但到罗布荒原的活动则是从 1900 年 3 月开始的。

尔斯基。普氏生于1837年,出身贵族家庭。自1872年起,成为中亚探险的先行者。不知为什么,他对西藏竟如此痴迷,他所有的探险队都是以拉萨为目标而组建的,但颇具宿命色彩的结局竟是,除一次受阻于距拉萨144英里的小镇,得以直接派出信使向达赖喇嘛陈情,并为其坚拒外,他的一切成就都与西藏毫不相干。可以说,他的名声主要得自发现了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马,引发了关于罗布泊位置的国际论战。1888年深秋,第五次中亚探险的首途,他长眠于西天山山麓的伊塞克湖。未能再重访天山另一端的罗布泊。

1876年,也是深秋,在第二次探险途中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罗布地区。1876年绝不是在新疆作探险旅行的好时机。那时新疆的大部分虽仍为阿古柏伯克窃据,但清军统帅左宗棠已由春风杨柳作伴,将其大本营移至肃州(即今酒泉)。两个月后,刘锦棠就在巴里坤至古城(即今奇台)一线部署好了进击部队。1876年11月6日(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随着玛纳斯南城的陷落,阿古柏势力被逐出天山以北。对于前敌主将刘锦棠的幕府而言,吐鲁番指日可下,罗布地区及塔里木东端伸手可及。就在这时,普尔热瓦尔斯基率领20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护卫的探险队,抵达由于战线逼近,如同被惊扰的蜂巢般的小城库尔勒。

阿古柏伯克是个精明冷酷的赌徒,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俄国在俄领中亚的所作所为了。目前的形势使他再也不能靠在英俄两强间搞平衡,坐收渔利。他立即给普氏派了个“陪同”——亲信扎曼伯克。此人来自俄领中亚,头脑清醒,而且精通俄语。由于谣传刘锦棠帐下有俄国军人相助,而且俄商向其提供了军粮,在这个节骨眼上,阿古柏既不想得罪强邻,也不敢让探险队接近形势吃紧的战区,那么去人烟稀少的罗布荒原,是双方都能接受的选择。——这

与近一个花甲后,新疆独裁者盛世才的作法如出一辙^①!可以说,正是刘锦棠凌厉的攻势,促成了普氏考察罗布泊之行。

在塔里木河尾间,普氏受到世居的罗布人首领昆其康伯克的接待。一个先入之见左右了他的思维:在张骞通西域的时代,罗布泊就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那么,如今的塔里木河的终端湖喀拉库顺,就应当是《史记》、《汉书》记叙的那个养育了楼兰民族的蒲昌海——罗布泊。经与携作旅行指南的“武昌府地图”^②对勘,他发现中国地图所标,与他亲身抵达的罗布泊(喀拉库顺)的纬度有整一度之差!普尔热瓦夫斯基对神秘诱人的罗布泊的探险考察,以及对中国地图不可思议的“错误”的订正,立即引起欧洲地理学界的普遍重视。

率先对普氏的见解提出质疑的,是德国资深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李氏是中国问题专家,其行迹所至,几乎遍及中国中原各地(但未到过西域及罗布泊),并以其多卷本著作《中国》享誉学界。李氏指出,普氏所见并非中国史书所载罗布泊,而是塔里木河下游紊乱水系的一个新湖沼,真正的罗布泊应在其北。此说的明证是,中国史书称罗布泊为“盐泽”,可普氏所到的“罗布泊”却是个淡水湖。罗布泊位置之争成为当时国际地理学界的重大事件。因而,一支又一支探险队前往罗布荒原,1876—1896年间,仅俄国人就有格鲁姆尕什麦罗兄弟(格利高里和米哈依尔)、科兹洛夫、罗布罗夫斯基、别夫佐夫等,科兹洛夫于1885—1894年间曾3次来这里

① 1934年,赫定重返库尔勒。与马仲英争霸的盛世才不放赫定西行,怕他接近战线,也不许他转赴乌鲁木齐,只容赫定一行“到罗布泊去研究灌溉问题”。见《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574页。

② 受“黄河重源说”的影响,清乾隆时作国土测量,罗布泊地区是重点。其测绘成果制成《大清一统舆图》,于同治二年(1863)由湖北巡抚主持刊行于武昌,国际地理学界因之称作“武昌府地图”。

考察。普尔热瓦斯基本人也于 1885 年重游故地,但并没有为论争增添新内容。

1896 年 3 月 10 日,斯文·赫定步入库尔勒繁忙喧闹、尘土飞扬的巴扎——集市。这时 he 已从一年前的“走麦城”恢复过来,达到最佳状态。略事休整,3 月 31 日,他的驼队离开库尔勒,前往罗布荒原。赫定就立意要踏破普氏及其他探险家的藩篱,到普氏的“罗布泊”的东北方去作一次超越前人的探险。拿他的话说,就是“到俄国科学家普尔热瓦斯基所未曾到过的地方去”^①。在“罗布地区的首府”阿不旦村,他同样受到昆其康伯克的接待。由罗布人陪同,他对塔里木河、孔雀河的下游河湖作了调查。他的工作足以证明,普氏所谓的“罗布泊”,是形成约 150 年的新湖泊。而“武昌府地图”所据,都是清初的测绘资料,那时喀拉库顺正在聚水成形的过程中,其北的罗布泊——《史记》、《汉书》记载的蒲昌海——尚未完全干涸。“武昌府地图”所标示的罗布泊是真正的罗布泊,而不是目前的塔里木河终端湖喀拉库顺。中国地图并没有错,错的是普尔热瓦斯基“刻舟求剑”,忽略了塔里木河下游水系在三四代人之间——甚至是从纪元前后开始——的变迁。赫定 1896 年的考察,使罗布泊位置之争出现了重大转机。此时学界已普遍接受普尔热瓦斯基之说,这新的发现,对已渐趋平息的争论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釜底抽薪呢,还是扬汤止沸?抑或是火上浇油?很快就有了答案。

回到欧洲,赫定立时蜚声学界。使罗布泊之争再起波澜,更成为他扬名的催化剂。其说受到李希霍芬为代表的德国学者的高度肯定;但遭到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学界的反对。赫定是李希霍

^① 见《新疆沙漠游记》(绮纹译。商务印书馆,1938 年)163 页。

芬的受业弟子^①，而科兹洛夫终生视普尔热瓦斯基为导师。那时普氏已去世，李希霍芬也“退居二线”，争论双方的主帅改由两人的学生担任！为此，科兹洛夫以新著《罗布泊》作为答复。赫定两次应邀赴俄国就罗布泊问题作讲演。1897年10月15日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讲演几乎变成了围攻；1899年在圣彼得堡俄国总参谋部地形测绘局金碧辉煌的会议室，赫定仿佛又处在和阗河以西的沙漠死界，面临新的全军覆没之灾。应该承认，俄国学者是以多次考察的成果作为反击的依据，赫定也意识到，仅凭20多天的考察，不足以折服论敌。他立即制订出新的计划，在即将开始的下一次中亚探险，他将为罗布荒原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经费，他将再回到罗布人中去，将为每一个疑问寻找答案。敢于面对绝境，必要时总能在灾难出现之前修正既定计划，这是西域探险家应具有禀赋。

二

丁香花盛开的1899年仲夏节(6月24日)，斯文·赫定离开了斯德哥尔摩，踏上新的中亚探险之路。

这次探险是由瑞典国王及诺贝尔资助的，辎重里就有一条向伦敦的詹姆斯公司定购的可折叠的帆船。在漫长坎坷的旅途，这折叠船始终受到特殊的关照，于此可见罗布泊在这次探险所占的位置，尽管这昂贵的船最终只成为一个象征，并未能扬帆于罗布泊或塔里木河水系。1899年8月初，赫定一行——包括1895年一

^① 赫定1885年从波斯返回后，曾在柏林大学师从李希霍芬学习地理及地质。

同获救于和闐河的旧仆斯拉木巴依^①、哥萨克军士切尔诺夫和两只刚满月的小狗——再次抵达南疆首府喀什噶尔。赫定是那些岁月里,在喀什能同时受到俄国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英国领事马嘎特尼(马继业)这两个死对头接待的少数人之一。9月5日,赫定前往叶尔羌河畔的村镇麦盖提。1895年5月,他的驼队就是从麦盖提启程,开始了直赴和闐河的“死亡之旅”的。赫定并不想重蹈覆辙。这次他计划作第一个漂流叶尔羌—塔里木河的探险家。在麦盖提的叶尔羌河渡口,他并未启用那带着桅杆、帐篷和全套救生设备的英国折叠船,而是用1.5个银元宝,现买了一只平底渡船,并花了不小的力气将其改造成适宜在中亚内陆河航行的“科学考察船”。

叶尔羌河上的这次处女航,时而风情万种,时而有惊无险。在阿瓦提境内,当地的居民相约赶来观看那艘被改造得奇形怪状的船,连阿瓦提的伯克也亲自到船上来拜访他们。10月底,赫定来到了叶尔羌河、和闐河、阿克苏河的交汇地段,也初次领略了“无疆野马”——塔里木河的风采。在塔里木河岸的第一个宿营地,他们与南飞途中的候鸟为邻,一只在落霞里沉思的失群的孤鹭,竟引动了赫定的乡思。天气越来越寒冷,天空的雁阵也越来越疾速。11月14日午夜,河面初次封冻了。在塔里木河下游,赫定结识了一位当地猎人——打虎将!野马、野骆驼、新疆虎,都是由普尔热瓦尔斯基首次向外界报道的,一般人不一定知道,新疆虎是比野马、野骆驼更珍稀的野生动物,灭绝于本世纪初,赫定所见已是最后一代新疆虎了。猎人是用铁夹、毒箭猎取这种猛兽的。后来罗布人告诉赫定,由于天敌蚂蚁太多,致使幼虎难以成活,所以新疆虎才

^① 斯拉木巴依(或误译为“白回子”)是赫定于1894年在俄领中亚雇的马夫,在1895—1896、1899—1902年等次探险中,起过较大作用,成为实际的后勤总管。

日益稀少。

12月4日,经过一段在冰河中的危险航行,船搁浅在卡拉附近的陡岸边,而打前站的斯拉木巴依与一位长髯老人已等候在岸上。那老人正是西域探险史的传奇人物帕皮巴依。帕皮巴依不但从头到尾参加了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从青海玉树长江江源地区藏民的枪林弹雨下生还,而且早在1888年就受雇于英国商人达格利什,达格利什在喀喇昆仑山口被杀时,他就在这场。1889年曾随奥尔良亲王游历天山南北。此后,帕皮巴依又于1895年成为斯文·赫定的向导。这次他是闻讯后特地赶来“归队”的。12月7日,赫定在英格可力(yangikol,意即新湖)建立了“大本营”。当地人把这个大本营叫“图拉萨干乌依”,意思是“老爷造的村落”。

自从重返亚洲腹地,又能在帐篷里送走黄昏,迎来黎明;又能在不眠的午夜倾听天籁,品味驼铃的韵律,赫定就盼着尽早走进沙漠。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899年12月20日,一支小小的探险队离开英格可力的营地,目标是从塔里木河末尾南行抵达且末河。这条路线要横切过塔克拉玛干的东端,与和阗河以西的大漠相比,它的荒凉死寂并无不及。为保险起见,由经验丰富的帕皮巴依带领一支支援驼队,专门为探险队运送冰块。圣诞节的清晨,暴怒的黑风——喀拉布兰——取代了管风琴,把赫定从乡梦里唤醒。1900年1月8日傍晚,赫定一行终于在且末河开阔沉静的岸边扎下帐篷,而那一夜,宽达百米的冰封河面与梦幻般的月光交相辉映的奇景,使赫定终生难以忘怀。经过这次小试牛刀,他已迫不及待地把标尺定在了东北方的罗布荒原。

返回大本营途中,他们临时决定绕行都拉里,并在其北的胡杨林小憩。几年前——1892年(光绪十八年)——清军花费数十万两白银的帑藏,在都拉里筑成蒲昌城,1895年又将一批由青海入新的回族安置于此,并设游击衙署辖制。赫定的随从都是罗布人,想必他们更愿意独处荒郊。果然,此时胡杨林里还有另一家罗布

人。经交谈,得知那兄弟俩世居库鲁克塔格山麓的辛格尔,以猎获野骆驼为生,此行是送出嫁的妹妹及嫁妆到蒲昌城的某“伯克”家,刚踏上归途。听到这儿,赫定记起他的论敌科兹洛夫考察罗布荒原时,曾住在一个名为“克孜尔西尼尔”的小山村,房东叫帕万,他的两个儿子都是猎人,只有有数的两三个罗布人认识到野骆驼的乐园——阿提米西布拉克(含意为“60处泉水”)的路,而帕万的长子阿不都热依木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是打野骆驼的好手。科兹洛夫把这段经历写进自己的罗布泊探险记,这部探险记赫定不但反复阅读过,而且行囊中就有一部。经询问,这两人竟然真就是老帕万之子阿不都热依木和他的弟弟!而赫定原计划,下一步就要考察喀拉库顺东北的罗布荒漠,那才是想超越前人所必须作的。为执行这一计划,最佳选择是先抵达阿提米西布拉克,再以那个荒原不冻泉为依托,踏勘无人死界。此时赫定的大难题:怎样找到去阿提米西布拉克的路,竟在一次途中邂逅获得了答案!

1900年2月24日,赫定一行回到了大本营图拉萨干乌依。与一个月前离去时相比,此刻这“老爷造的村落”面目全非。一只冻得像石头似的新疆虎峙立在街头,成了“村徽”——那是几天前死于毒箭,由猎人专门送到这儿以求善价的。村里竟出现了俄籍商人开的杂货店和维吾尔人当老板的茶馆,货架上陈列的是从库车、库尔勒运抵的日用品,铁匠炉、裁缝铺、木器作坊……如雨后蘑菇,簇拥在小路两边。仅二三十天,冷寂的探险营地就变成热气腾腾的英格可力的商业中心。这简直像《天方夜谭》里的神话。

经过紧张的筹备,赫定终于向罗布荒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00年3月5日,驼队离开了“老爷造的村落”。驼队中有俄国哥萨克切尔诺夫、罗布人奥尔得克和阿不都热依木兄弟。送行行列最引人注目的是身穿深蓝色袷袂的帕皮巴依。——12天以后,帕皮巴依就去世了,并安葬于英格可力河岸。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奥尔得克,这里仅提一下切尔诺夫。此前赫定在路经莫斯科时,

俄国沙皇曾提议派 20 名哥萨克保护他,经婉辞,最后决定只派 4 名,切尔诺夫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参加了 1899—1902 年的考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位来自俄领中亚维尔纳城的职业军人,给罗布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直到 1984 年我在罗布老人中作调查时,他们不但记得切尔诺夫其人,还能毫不费力地随口说出这个相貌堂堂、不苟言笑、死板较真的外国大兵的轶事,比方一次生火差点烧了帐篷^①。哪怕对斯文·赫定、斯坦因、亨廷顿等人,记忆也远不那么真切了。——也许是因为罗布人始终把他看成自己人吧!

探险队沿孔雀河边的古道前进。在营盘旧驿^②,关于古道的作用与走向,赫定在脑海里与科兹洛夫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自抵达雅丹布拉克,赫定才摆脱了前人的身影。经雅丹布拉克再走一天路程,前进路线与一条宽阔的干河(应是库鲁克河下游的故道)相交。干河床为积沙覆盖,就在遍布螺壳的河岸,赫定首次在罗布荒原见到了文明的遗迹。缄默无语的枯立木(罗布人称为 kotak,指死而未倒的枯树)之间,散布着石斧、纺轮、陶片、料珠……而它们的主人则早已弃此逐水而去;河岸台地的一个摔碎的蓝色刻花陶罐,似乎是那就着破晓熹微来岸边汲水的姑娘突然意识到,世代相伴的河水在指顾之间竟自不辞而别,失手跌落的。赫定的这一发现看似并不经意,实则意义深远,在历史的皱褶里隐匿千年之后,古老神秘的楼兰文明正是于此绽露了底蕴。

3 月 23 日,苦寂的阿提米西布拉克绿洲升起千余年来的第一缕炊烟。

① 这一轶事亦见赫定自传《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亚洲腹地旅行记》),但很难想象罗布人能从外界获知此事。

② 营盘这个地名肯定是来自汉文,似不应据其读音再转译为“因半”、“艾盘”等。

就着冉冉雾霭，探险队在枯黄的芦苇丛和晦暗的红柳林间扎下了帐篷。不封冻的泉水边，布满野兽——主要是野骆驼——的足迹。有6年“猎驼龄”的阿不都热依木也仅猎获过13峰野物，足见野骆驼的警觉难觅，它一旦受到惊扰，能一气不停息地奔跑3天。可它们想不到在阿提米西布拉克——野驼桃源——居然会大开杀戒。当然，赫定并非来此猎驼，从此以后，他要折向南方，走进连罗布猎人也望而却步的“白龙堆”沙漠。阿不都热依木获悉赫定的计划，力劝其回头，但赫定已没有退路。明知自己苦苦寻觅的答案就在前面的雅丹、沙海、碱滩间，他怎么可能知难而返呢？他来的最大愿望就是证实喀拉库顺并非历史上的罗布泊，而历史上的罗布泊应在其北方如今无人知晓的荒漠死界。不亲自抵达为中国史书记载的真正的罗布泊，或找到它的遗蜕——干涸的湖盆，他无法面对科兹洛夫们的责难，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3月27日，赫定离开了阿提米西布拉克，义无反顾地走向南方。

没有活的植被，没有飞禽走兽，也挖不出一滴水。经过了一段折磨人意志的苦旅，终于又见到了生命的化石——枯死的胡杨和被风刮来刮去的螺壳。此刻赫定想必意识到，他们已经穿越了岁月的长廊，破译了命运的密码，即将闯入古老文明的灵堂。其实，从那时起，他们便成为古国楼兰苦苦迎候的迟滞了千年的贵宾。

行程中一直在前面探路的奥尔得克和切尔诺夫突然伫立在一小段雅丹的顶部，茫然四顾。原来他们因无意中已来到几间不知什么人留下的残破木板房前而不知所措。——那是1900年3月28日午后3点。这是探险考察家首次在罗布荒原发现楼兰古国的遗址^①。赫定一下子就明白了，与眼下的发现相比，此行的艰难苦楚

① 由于此处也有“三间房”和一座土塔，或以为它就是楼兰古城。但据《罗布泊探秘》，这无疑是一处独立的寺院遗址。

都不值一提，因为他的的确确已手持解开罗布泊历史命运这“千古疑谜”的钥匙，站在了足以鉴古知今的门槛上！由于天气渐暖，从阿提米西布拉克带的冰块已开始融化，赫定只匆匆作了调查，就离此而去。他们发现的遗址应该是一处寺院。

由于阿不都热依木决心离队北返，驼队踏上决定性的路程时，赫定只剩下3个助手：切尔诺夫、奥尔得克和罗布人法苏拉；驼队仅有4峰饥渴的骆驼、1匹疲马、两只擦了掌而跛行的狗。走了20公里之后，竟在一片洼地意外见到几丛活着的红柳！赫定决定在此宿营，因为这里的地下水水位不会太深，而他们实在需要挖口井了，此地离喀拉库顺湖至少还有三四天的路，人可以坚持，可驼马再不饮水要出问题。选好挖井地点，才发现惟一的一柄铁锨不见了。奥尔得克回忆起，是他把铁锨遗忘在寺院遗址的破房子里。铁锨是丢不得的。奥尔得克和那匹马痛饮一番仅剩的水，便连夜返回。两小时后，一场猛烈的东风不期而至，赫定希望奥尔得克能在迷路前返回，但直到第二天早晨，也不见他的踪影。驼队只得逆风南行。如果挖不成井，他们必须尽快赶赴南方的淡水湖泊喀拉库顺，一刻也不能耽误。和阗河的经历足够赫定记取终生！

在大风中踉跄一整天，终于到了一处有干柴又避风的地点。大家正紧张忙碌地扎营，却突然发现一手牵马，一手拿着那个要命的铁锨的奥尔得克就站在面前，便全放下手中的工作，拥了过来。然而，奥尔得克在风暴中的经历，却比意外相逢更让人感到新奇和振奋。大风刚起，他就迷失了路径，只好一边摸索一边前行，当胡乱闯到一个土塔，想喘口气时，才发现这根本不是那个寺院遗址。这个新的遗址有很多房屋，给奥尔得克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几乎遍地有雕刻着美丽纹饰的木板。由于他那可以与指南针比美的方

向感^①——这种方向感在1934年发现“小河”古楼兰墓地时，也曾使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惊异不已——终于使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风之夜，挣扎着又返回寺院遗址，并奇迹般地找到了铁锹！见到奥尔得克拿回的木雕，赫定立即想不顾一切地赶到那儿去。继而他冷静下来。水仅够一天——顶多两天——饮用，只有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那个淡水湖能救驼队一命。他不能置自己与大家的安危于不顾，他与南方的喀拉库顺还有个“死约会”，不见不散！奥尔得克的偶然发现证实，他们测量过的那个寺院遗址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其附近还有更大、更重要的遗址！那千年不朽的精美木雕，是古国楼兰邀请探险家来访的国书！“明年的冬天，我一定回到这片沙漠来！”行前，赫定发誓。

4月2日，赫定一行踏上喀拉库顺为芦苇遮掩的湖岸。再见到熟悉的罗布人，却得知80多岁的昆其康伯克已于1898年去世，而那昆其康的祖父创建的阿不旦村——罗布人的“行政中心”——也已成为废墟。世代由昆其康家族统领的这批逐湖而居的罗布人，如今全迁往玉尔特恰普干。从此，昆其康的阿不旦（亦即普尔热瓦尔斯基笔下的阿不旦）被称为“考纳阿不旦”——老阿不旦；而罗布人在玉尔特恰普干的新村，则延用了阿不旦这个名字。不知为什么，昆其康的儿子托克塔阿洪没有继承“伯克”的职位，反而取代了阿不都热依木在探险队里留下的空缺。赫定当时不可能意识到，随着昆其康的去世，罗布人已经迈出了最终离开罗布泊—喀拉库顺的第一步。

从墩力克进入阿尔金山后，1900年整个夏秋和冬季，赫定都在新甘青一带的大山里做着1896年没有完成的探测工作，并将临

^① 罗布人的方向感是一个谜。赫定曾一再提到，他们能在漆黑的夜晚划着独木舟自由穿行于浓密无隙的芦苇丛，虽无任何参照物，可绝不会迷失方向。

时大本营挪到卡尔克里克(即今若羌县县城所在地)。1901年1月1日,新疆、甘肃交界处的安南坝沟突然出现了人声犬吠——赫定探险队在这远离尘嚣的地方扎下了帐篷。他一边紧张地工作:勘测山川河湖,寻访蒙古牧人;一边着手解决探险队的给养、人员等问题。但随冬春之际即将到来,他的心又回到了阿提米西布拉克以南的沙漠遗址。在独自研究地图时,他的目光越来越经常地掠过甘新青三角区的山形地势,凝视着西边的未经测绘的罗布沙漠。1月24日,赫定于安南坝河谷的营地指派托克塔阿洪带6匹疲马折回卡尔克里克的大本营,给留守主持总务的“队长”斯拉木巴依下达了新的指令:要他立即派遣一支支援分队前往喀拉库顺湖北岸,并驻守等待,从3月13日起每天凌晨和傍晚必须点燃火堆,以便接应从阿提米西布拉克方向过来的探险队。

赫定亲自带领驼队离开了安南坝营地,走上一条即便曾是通衢,至少也废弃了千年之久的古道,一路上,他手中的罗盘始终指向阿提米西布拉克绿洲。雅丹地貌增加了行进的困难。所经都是不毛之地,没有水,连柴草也稀少难觅,有次宿营为烧开一壶水,甚至不得不牺牲了一根帐篷杆!沿途绝对没有可以挖井的地点,但赫定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因为去年阿不都热依木特意把这一路仅有的3处隐秘泉水的相对位置,告诉了赫定。2月19日,12天没有饮水的骆驼纷纷卧下拒绝再走,向导靠追蹊野骆驼的蹄迹才找到那3个泉水之一,摆脱了困境。由于计划执行得像钟表一样准时,2月24日的早晨,赫定就宣称,今天日落之前,他们将在阿提米西布拉克绿洲的红柳和芦苇丛中扎下帐篷。太阳已经骑在了地平线上,连赫定本人也开始怀疑行进路线是否出了偏差时,只见前方的暮霭中,隐现出为枯黄的芦苇遮蔽着的十几峰野骆驼。看到它们,才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驻足于这野驼的乐园了。

奥尔得克的方向感再一次得到验证:3月3日,赫定一行已经把新的营地扎在一座近10米高的泥塔脚下——泥塔是那片有精

美木雕的巨大遗址最壮观的建筑,后来就成为楼兰古城的象征。

这片遗址的规模和气势,都比赫定以前发现的如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等古城要大,年代显然也更早。最重要的是,它竟然是一座——西域探险史上的第一座——见诸中国典籍《史记》、《汉书》的古城!从遗址之中及四周发现了不少木简和纸本文书,写的是汉字以及吐火罗语等语种,尽管这些文字当场无人能识——赫定懂包括维吾尔文在内的多种文字,但不认识汉字——可赫定作为一个合格的探险考察家,却深知文书的价值,所以许诺:凡发现文书者,一律给予奖励,并立即兑现^①。文书带到欧洲,交语言学家、德国威斯巴登的卡尔·希姆莱教授予以研究,并很快确认这就是中国史书上的那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王国——楼兰的重要遗址!希姆莱去世后,这一工作由莱比锡大学的康拉迪(中文名叫“孔好古”)继续进行。已经从史书里闪身而出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就这样荣耀辉煌、但似乎并不情愿地回到现实生活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丝绸之路热”,很大程度上是楼兰热或罗布泊热。楼兰古城这计划之外、料想之中的发现,已经成为西域探险史无法略去不读的重要章节。应该说,直到发现了楼兰古城,罗布泊和楼兰王国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纪之谜”,才具有了不为岁月磨灭的魅力!

至此,赫定 1899—1902 年的探险考察虽然还不能画上句号,却已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两年间,他不但走遍塔里木河下游的一个个河汉,并逐一分析测定了喀拉库顺及罗布荒原湖沼的水位、水源、水质,还对罗布荒原(尤其是喀拉库顺以北)作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精确的水平测量。以近万个数据证明,尽管眼下已干涸无水,但在喀拉库顺以北的确存在一个古老的洼地,那就是汉唐

^① 这场面想必相当特殊,1984 年 8 月、1992 年 4 月我采访的几位罗布人都曾谈起过此事。